

# 《哈佛規則》和《特權階級》

## 漫談哈佛大學的困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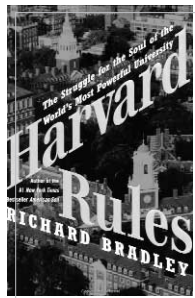
旅美文字工作者  
◎施清真

放眼全球的最高學府，或許沒有任何一座學校比得上哈佛大學的地位。哈佛不但知名度廣，學術聲譽卓著，而且校產豐富，根據《波士頓環球報》的估計，哈佛歷年來累積了 119 億美金的捐款，在全美大學紛紛叫窮之際，哈佛是少數財力雄厚的學府。在一般人眼中，哈佛集聲望、財富、及權力於一身，也是社會精英的象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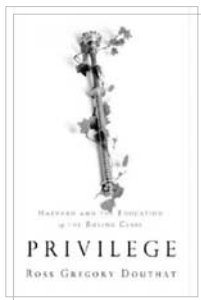
正因如此，哈佛校長勞倫斯·桑莫斯 (Lawrence Summers) 的言行格外引人注目。桑莫斯擁有哈佛的經濟學博士學位，28 歲就拿到終身職，是哈佛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終身職教授之一。九〇年代，柯林頓總統延攬桑莫斯入閣，聘任他擔任財政部長，桑莫斯力倡全球化，挽救了墨西哥的經濟危機，個人的聲譽也達到最高峰。2001 年，哈佛校方經過審慎評選，決定聘請桑莫斯出任該校第二十七屆校長，希望藉由他的領導長才，引領哈佛邁向二十一世紀。

仕途一帆風順的桑莫斯在哈佛卻踢到了鐵板，從上任之初就風波不斷。他於 2001 年 10 月宣誓就職，12 月底哈佛的明星教授威斯特 (Cornel West) 就辭職轉任普林斯頓大學，威斯特是美國最負盛名的黑人學者，也是哈佛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的金字招牌，前任校長 Neil Rudenstine 花了一番功夫才把他從普林斯頓大學挖角到哈佛，不料桑莫斯上任兩個月，威斯特就憤而辭職，根據媒體報導，在一次私人會議中，桑莫斯暗示威斯特外務過多，對校內事務以及教學不夠盡心，希望他多多改進，威斯特將之視為奇恥大辱，憤而離席，不久之後就宣布他將離開哈佛。

今年年初，桑莫斯的言論再度引發爭議。他在公開場合表示，女性在數學和理工領域之所以建樹甚少，原因或許出於男女先天差異，此語一出，群情譁然，美國女性主義者數十年來力圖駁斥這種性別刻板印象，最高學府的校長居然贊同這種說法，不但惹惱的哈佛的教授，全美教育界和女性團體更是氣憤填膺，許多校友甚至表示從此之後不再捐款。桑莫斯雖然馬上道歉，並表示媒體錯誤引用了他的話，但哈佛文理學院的教職員依然在 3 月中旬的會議中投下不信任票，儘管「不信任票」的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，哈佛校方也表示絕對無異撤換校長，但桑莫斯依然成了哈佛建校以來、第一位



▲《哈佛規則》  
*Harvard Rules*



▲《特權階級》  
*Privilege*



遭到教職員投下不信任票的校長。

在此風波不斷之際，兩本關於哈佛的新書格外引人注目。首先是理查·布萊德利 (Richard Bradley) 的《哈佛規則》*Harvard Rules: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the World's Most Powerful University*，布萊德利在書中解析哈佛面臨的諸多問題，同時將問題歸咎於桑莫斯，根據布萊德利的訪查，哈佛校方認為前任校長 Neil Rudenstine 不夠強勢，無法主導校務，所以決定聘請一位行事風格完全相反的人，作風強悍的桑莫斯便是最佳人選，但布萊德利筆下的桑莫斯不但剛愎自負、傲慢無禮，而且枉顧哈佛的傳統，桑莫斯秉持經濟學的背景，側重可以用數字衡量的學科和表現，忽略了文學院的特殊需求；他堅持修改哈佛的基本課程，而且希望馬上達到成效，結果卻讓師生怨聲載道；布萊德利還暗示桑莫斯早就覺得威斯特教授「不務正業」，威斯特的辭職剛好符合他的心意；布萊德利對桑莫斯的描述幾乎到了人身攻擊的地步，書中形容桑莫斯舉止粗魯，吃相不佳，社交手腕拙劣，有如「瓷器店中的蠻牛」。

布萊德利從教職員與行政層面解析哈佛，羅斯·道冉特 (Ross Gregory Douthat) 的《特權階級》*Privilege: Harvard and the Educ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* 則代表了學生的觀點，現年 26 歲的道冉特任職於 *The Atlantic Monthly*，2002 年自哈佛畢業，道冉特筆下的哈佛校園充滿假象的多元化，就連亞裔、非裔、印度裔所謂的「少數族裔」也出身富裕，校園內的社會階級明顯，也不乏貴族色彩濃厚的社團，這些學生社團以家世為入會標準，出身平凡的道冉特只能望之興歎。哈佛貴為美國最佳學府，學生們也深知哈佛文憑的重要性，許多人將哈佛視為事業的跳板，甚至不惜將同學踩在腳下，學生只在乎自己的前途（或「錢」途），六〇年代洋溢校園的自由主義理想色彩蕩然無存。道冉特基於「愛之深，責之切」的心情，沉痛地道出哈佛的問題，讀了這部兼具回憶錄與社會批判性質的作品之後，很難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擔心。

《哈佛規則》和《特權階級》雖然內容生動，但仍各有缺失。首先，布萊德利書中大多採用二手資料，桑莫斯又拒絕接受布萊德利的訪談，整本書難免給人「一面倒」的印象。其次，道冉特的批判性不足，《特權階級》雖然點出哈佛的問題，但卻提不出解決之道，感覺上甚至像是一個「非特權階級窮小子」的抱怨。儘管如此，《哈佛規則》和《特權階級》依然道出哈佛以及其他高等學府的問題。比方說，大學校長是否應該超越政黨與捐款的大企業，為全校師生樹立道德及學術榜樣？還是盡職地扮演行政人員的角色，為了學校的利益，與大企業和政黨維持良好關係？再者，各大學府對所謂的「明星教授」，應該抱持何種態度？明星教授或者政商關係良好，或者學術名望崇高，不但提高學校聲望，也為學校帶來大筆研究基金，但明星教授或者外務繁多，或者忙於研究，往往疏於教學與服務，對大學部學生尤其不公平，哈佛校園中有不少明星教授，但誠如道冉特所言，大學部學生難得見到教授一面，有些教授甚至不在大學部開課，雖然擁有名師，學生卻不能因而受益，而大學教育的宗旨，不是應該以學生為重嗎？

哈佛學生人數眾多，明星教授比比皆是，各學院向來又享有相當高的自主性，任校長想推行改革，難免都會碰阻力。誠如《哈佛規則》和《特權階級》所言，哈佛正面臨改革的關頭，未來的動向也格外令人注目。